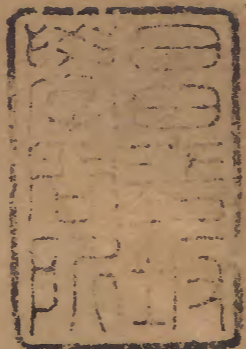


# 嘉興府志

廿九三十

十五



			九	漢
		一	〇	書
一	一	〇	七	門
六	三	三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九	九		漢
二	〇		書
函	一	七	
二	六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79
冊數	16 ( 15 )	
函號		67



嘉興府志二十九卷

淺草之庫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鈞重脩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叅攷

府學生員沈中畏陸承道校正

海鹽縣

得贈兄車騎詩

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

心髣髴谷水陽婉孌昆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  
飛沈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難使我  
怨慕深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  
鳥有悲音

贈雲詩

陸機

於穆予宗稟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  
靖實繇洪績惟帝念功載繁其錫其錫惟何玄冕  
袞衣金石假樂旌鉞授威匪威是信稱乎遠德奕  
世台衡扶帝紫極○駕生三昆克明克○俊遵塗

結轍承風襲聞帝曰欽哉纂戎裂祚雙組式帶綬  
章載路節命荆楚對揚顧肇敏厥績並功聿舉烟  
煴芳素綢繆江滸昊天不吊胡寧棄予嗟予人  
斯胡德之微問彼遺軌則此頑違王事靡監旌旆  
屢振委籍舊戈統厥征人祈祈征人載肅載閑騃  
騃戎馬有屏有翰昔予翼考惟斯伊撫今予小子  
繆尋未緒有命自天崇晉靡常王師乘運席江  
卷湘雖守從武臣守局下列譬彼飛塵洪  
波雷擊與衆同漈顛跋西夏牧跡舊京俯慙堂構

仰憐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

伊我俊弟咨

爾士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懃非道莫弘  
垂翼東畿耀穎名邦綿綿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  
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携手  
黃髮 昔我西征扼腕川湄掩涕即路耀袂長  
辭六龍促節逝不我待自往迄茲曠年八祀悠悠  
我思非爾烏在昔並垂髮今也將老銜哀茹感契  
闕克飽嗟我人斯胡卹之早 天步多艱性命  
難誓常懼隕斃孤魂殊裔存不阜物歿不增壤生

若朝風死猶絕景視彼蟪蛄方之僑客眷此黃廬  
譬之斃宅匪身是宏亮會伊惜其惜伊何言紆其  
思其思伊何悲彼曠載 出車戒塗言告言歸  
蓐食驚駕夙興宵馳濛雨之陰炤月之輝陞陵峻  
坂川越洪漪爰屆爰止步彼高堂失爾羽邁良願  
中荒我心永懷匪悅匪康 昔我斯逝兄弟乳  
仁今我来思或彫或疚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  
来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為茂草我履其房物  
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淚彷徨 企佇朔路言念

爾歸心存言晏目想容輝迫彼窀穸載驅東路繼  
其桑梓肆力立墓婉兮變兮興懷罔極眷言顧之  
使我心惻

答機詩

陸雲

伊我世族太極降精昔在上代軒虞篤生厥生伊  
何流祚萬齡南嶽有神乃降厥靈誕鍾祖考徹茲  
神明運步玉衡仰和太清賓御四門旁穆紫庭紫  
庭既穆威聲爰振厥振伊何播化殊鄰清風攸被  
率土歸仁彤弧所鑾萬里無塵功昭王府帝庸厥

勲黃鉞授征錫命頻繁闕如魏虎肅茲二軍光若  
辰跬亮彼公門仍世上司芳流慶純雲和所產爰  
育二昆誕豐岐嶷夙邁令問令問伊何休音允臧  
先公克構乃崇斯堂耀穎上京發跡扶桑戎車山  
征時惟鷹揚鷹揚旣昭勲庸克邁天子命我鎮弼  
于外在作扞城以表南裔降災匪蠲景命顛沛惟  
我賢昆天姿秀生含竒播殊明德惟馨太陽散氣  
乃稟厥和山川垂度爰則厥遐厥遐伊何惟光惟  
大惟大伊何如岱如涓恢此廣淵廓彼洪懿弘道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一  
淳德淵哉為器統我先基弱冠慷慨將弘祖業實  
崇奕世咨予頑蒙最爾弱才沉耀玄渚挹庇雲淇  
陶化靡移固陋于茲瞻仰洪範實忝先基巍巍先  
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鷺昔我先公爰造  
斯猷今我六蔽匪崇克扶悠悠大道載邈載遐洋  
洋淵源如海如河昔我先公斯綱斯紀今我末嗣  
乃傾乃圯世業之頽自予小子仰愧靈丘街憂沒  
齒憂惟懷何顧景惟塵峩峩高蹤眇眇皆辰明德繼  
體莫非哲人今我頑鄙規範靡遵仍世載德荒之

予身莫峻匪岳有峻斯登莫高匪雲有高斯凌矧  
我成基匪克階升玄黃長坂載寐載興豈敢憚行  
哀此負乘芒芒高山自予頽之濟濟德義匪予懷  
之終銜永負于其媿而昔予言曠汜舟東川銜憂  
告辭揮淚海濱羲陽趣駕炎華電征自我不見邈  
哉八齡悠思迴望寤言通靈昔我往矣辰在東嶠  
今我于茲日薄桑榆銜報邁愍困瘁殷憂哀矣我  
世匪蒙靈休開元迄茲震興迭微弱風隱駭海水  
群飛王旅南征闡耀靈威予昆乃播爰集朔土載

離永久其毒太苦上帝休命駕言其歸多我邁愍  
振蕩朔垂羈繫殊俗初願用違巖駕東征肅邁林  
野夕秣乘馬朝整僕旅矯矯乘馬載驅載馳漫漫  
長路或降或階晨風夙零朝不皇飢傾景儵墜夕  
不存罷雖有豐草匪釋奔駟雖有重陰匪遑避寐  
煢煢僕夫悠悠迤征經彼喬木有鳥嚶鳴微物識  
儕矧伊有情樂茲棠棣實歡友生既至既覲滯思  
曠年曠年殊覲未浹辰恨其永懷憂心孔艱天  
地永久命也難長生民忽霍曷去其常我之既存

靡績靡紀乾坤難並寂焉其已生若電激沒若川  
征存愧松柏逝慙生靈匪吝性命實悼徒生苟克  
折薪豈憚冥冥瞻企皇極徼福上天冀我友生要  
期永年昔我先公邦國攸興今我家道綿綿莫承  
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雄家哲永  
徂世業長終華堂傾構廣宅頽墉高門降衡脩庭  
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惇仁記愛錫予好音晞  
光懷寶煥若南金披華玩藻華君翰林詠彼清聲  
被之瑟琴味此殊嚮慰之予心弘懿忘鄙命之反

覆敢投桃李以報寶玉真憑光益編諸末錄

唐

南館

張祐

故人營此地臺館尚依依  
黑夜山魈語黃昏海燕  
歸舊陰楊葉在殘雨  
槿花稀無復南宮賞  
高簷紅燭輝

橫山故居

顧况

家住雙峰蘭若邊  
數聲秋磬發孤烟  
山連極浦鳥飛盡  
月上清林人未眠

海蓋官舍

劉長卿

小邑滄洲吏新年白髮翁  
一官如遠客萬事轉飄蓬  
柳色孤城裏鶯聲細雨中  
羈心早已亂何事更  
春風

過橫山

劉長卿

祗見山相掩誰言路尚通  
人來千障外犬吠百花  
中細草含香雨垂楊弄軟風  
却尋樵徑去惆恍綠  
溪東

寄準上人

司空曙



昨聞歸舊寺暫別欲成年樵客應同出隣僧寂伴  
禪後風秋有雪遠澗夜鳴泉豈藉公卿論人間  
共傳

東湖望山歌

顧况

浴鮮積翠棲靈異石洞花宮橫半空夜光潭上明  
星啓風雨壇邊樹如洗水淹徐孺宅恒乾繩墜洪  
崖井無底主人載酒東湖陰遙望西山三四岑

送陸澧倉曹西上

劉長卿

長安此去欲何依先達誰當薦陸機日下鳳翔

關迥雪中人去二陵稀舟從故里難移棹家在寒  
塘獨掩扉臨水自傷流落久贈君空有淚沾衣

李寺丞詩

梅堯臣

吳帆千里去邑屋富魚鹽霜鶴亭皋淚風鳥海客  
占滄溟朝日近紫翠晚山尖若過陸機宅寒蕪應  
不蕪

海月亭

李正民

新亭注目了無邊脫屣塵寰思杳然萬頃秋波翻

浩渺一輪明月對虛圓先生銀漢疑無地望斷蓬萊別有天赤水棗花君莫問新詩賡唱似朱絃

海鹽道中

何昌弼

一舸凌風去縈紆度幾村水清魚引子地美稻生  
絲山近塵埃遠秋晴枕席溫悠悠迷處所疑是武  
陵源

元

贈陸德中詩

陳秀民

陸侯有僊骨晚歲學長生服氣歸元海游神入太

清渴惟餐玉露饑不飭青精酒後頻看劍愁來即  
洗纓宦情聊復爾江海一麾輕

吊顧野王故居

成珪

寶雲寺裏舊祠堂自汲清泉酌野王白馬有神嘶  
古道青衣無夢到禪床塵銷壞壁書千卷土蝕殘  
碑字幾行欲借玉篇遺稿看山僧無語立斜陽  
明

遊金粟山

王守仁

金粟峰頭縱遠觀山林不動萬松寒飛崖瀉碧雨

初歇古澗流紅春欲闌佛地移來龍窟小僧房高  
借鶴巢寬飄然便覺離塵世一笑天風振羽翰

遊海門寺

錢琦

海門月出潮聲急三世音從一處聽直指慈航登  
彼岸為驅神像破重溟老僧說偈言言佛童子行  
香步步經般若臺邊春草色肯分餘綠到閒亭

寄鄭室夫

王世貞

十年封事爽鳩多總為憂時鬢早皤天地祇看容  
一柱風霜不遣夢三禾懸車坐領青山色扣角閒

為白石歌共道履聲明主識重書何日下烟蘿

海鹽石堤觀日出

王世貞

日者萬物毋海為百谷王兩雄未蕩摩衆有皆摧  
藏天鷄警霄發波臣導余望窮紘露黝紫極際見  
青蒼回首顧中原破暎猶茫茫倏忽金輪升流光  
浴扶桑一髮累瀟瀟萬鬣競縱橫湛湛天酒晞燁  
燁雲旗張波將駭駿上姦與躋龍翔無復虞濛汜  
陽德熾方昌

閒居五首

鄭曉

有屋聊成堵扶疎竹樹林門低通鳥雀臺迥異晴  
陰急電流深莽驚雷度遠岑白頭斯道在猛省得  
吾心

吾生已如此抱病對朝暉梅老花偏密桑柔葉正  
肥隔溪聽鳥喚倚檻看魚飛幽意那不愜誰云心  
事違

晨起懶梳頭閒身幸無恙千峯雷雨過一夜松枝  
長飛鳥望林低遊魚溯水上兒童莫應門客來好  
標榜

風雨寧多日清明尚有時稻花承早露草色附遊  
絲天地本叵測兒童莫浪疑人生半休戚達者自  
應知

乾坤長變化日月共居諸海內誰知已山中此舊  
廬榮光卑二鳥憔悴憶三閭謝却周公夢冥心混  
沌初

秋遊海上

鄭曉

憲使祠堂棟宇斜獨留俎豆共年華祗愁白屋織  
纈稼猶喜青天練練槎寂寞蛟龍迴夜雨蒼茫燈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九  
火落秋笳溝防一瀉雙隄壞不見菱荷到處花  
孤城海上若星棊聞說三遷事更悲百谷東南空  
地力九秋潮汐自天時黃灣水落魚蝦亂白塔煙  
深草木遲磬鼓年來猶未息何人肉食抱長思  
雲車何日到三山飄渺秦皇想像間祠廟蕭蕭極  
東海輻輳草草復西關丹成七日虛金鼎花落千  
秋累玉顏萬水一漚真幻化臨風莫問鬢毛班  
獨立滄溟嘆禹功長隄隱見亂濤中鹽田何處蘆  
花雨茅屋誰家燕子風漂泊苔痕連水碧參差楓

葉帶霜紅珊瑚樹底垂綸者豈盡天涯白髮翁  
六鰲三島自相迤萬壑千源共此陂塵網漫隨青  
鳥翼慈航誰悟紫雲枝光流白露隨潮迥影落蒼  
龍並月移夜夜江南看北斗微垣深處衮衣垂

寇亂

徐咸

寇亂何時已元元水火中時危應有數師老竟無  
功殺氣連山黑虫旗燭漢紅長吁不成寐愁殺白  
頭翁

悟空山居

錢琦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九  
六十年餘五丹心此夜灰有山堪杖履無相著氛  
埃竹葉和雲掃松根聚石培平生蕉鹿尾一笑不  
須猜

遊金粟寺

張寧

金粟名山碧海邊上方樓閣近諸天人推轉藏聞  
清梵自洗殘碑認往年南渡龍章千古在西來象  
法一燈懸登臨不見懷人處回首孤雲思惘然

重遊金粟

張寧

溪深容小艇山峻露層臺林葉經霜盡河水近年

開閑雲僧出定暮雨客曾來邈邈浮生路經過知  
幾回

澗川圖詠

張寧

澗湖新漲碧潺湲秦駐高峯紫翠間拂署煙雲蒼  
壓水過春桑柘綠彌山海門桴客浮何在石屋基  
翁去不還欲趁蘭舟一登望杏林深處草堂閒

寓資聖僧房

王守仁

落日平堤海氣黃短亭衰柳艤孤航魚蝦入市棄  
潮晚鼓角收城返棹忙人世道緣逢郡博客途歸

嘉興府志 卷之九 三  
夢借僧房一年幾度頻留此他日重來是故鄉

中秋泛永安湖

許相卿

喜君來值中秋日抱病同登澹野山澤國風濤悲  
夜永海門風月破天慳撫時長劍虹光動寄興滄  
州鶴共閒良友百年能幾會清歌劇飲未須還

寧海寺分韻

馮臯謨

踏遍青山不問名夕天沙岸雨初晴停橈月向松  
間落借榻雲從卧裏生詩到上方俱入悟客逢高  
衲更多情獨予伏枕春風後薜荔空裁野服成

暮春宿覺林寺

馮臯謨

幽棲何處不安禪憂耳潺湲漱石泉寺裡春風當  
浴罷雨中山色屬樽前林深舊葉埋芳徑僧去空  
堂鎖斷煙十載放歌憑兩屐一龕長共白雲眠

宿荊山悟室寺

馮臯謨

野客聊乘秋興餘白雲重訪舊禪廬溪邊路失衝  
泥後谷口寒生入夜初清供藝檀茶未熟幽篁匝  
暹葉全疎來遊悟得空門意一笑浮生萬事虛

武原雜題

朱朴

蝶老花殘燕不歸酒闌香盡客來稀多情只有黃昏月依舊清光照鎖闈

右月色軒

塔影蕭蕭夕照間碧雲黃葉滿秋山空堂夜冷無燈火惟有貧僧乞米還

右碧雲寺

玉貌曾沾帝子恩故鄉環珮葬歸魂千年廢寢無尋處夜月啼烏尚有村

右烏夜村

蘭若雙峯碧樹隈逋翁傳有讀書堆數聲清磬孤煙外想見高吟待月來

右讀書堆

贈楊憲副築塘

張寧

吾聞浙江潮湧撼勢莫比迴流趨鹽官一射數百里海鹽當其衝適際東北趾何年作長防去郭數丈許疊石顛懸崖壁立瞰其涖剡中實外障高岬堙入水表裏河海間相隔緣一指譬如潰瓜形皮好肉已毀潮來石奮角潮去石拔齒時平漸離缺風汛遽披靡工役歲無涯漂蕩日無已皇皇魚鱉民藐藐冠裳子剝牀不及膚解牛未得理豈無達務材遺我徒好語使君人中英萬物備一已咨詢度豁如顧眄心隱只發彼巉岩孤砌作盤屈峙軒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九  
然巨鰲側坦若長坡迤躄漏互蔽虧力勢相併倚  
盈不與石聞縮不隨浪委肉厚骨不䟽腹飽背復  
僂秦鞭竟空談漢絙無用此何期既倒瀾忽見急  
流砥但恐述者能不類創智美速成功易隳舉重  
力易弛安得百使君歷歲如大禹

海上即事

鍾梁

海國鳴刁斗翻悲守戍勞雲橫秦樹遠潮落越山  
高把劍論千里逢秋感二毛

登鎮海塔賦

仇俊卿

殷句芒之暢序兮鼎隆慶之元陽適純熙之運亨  
分燁萬葩之辰良宣習習之淑氣兮懸愛曦之朗  
光哢嚶嚶於新條兮迎玄衣以翱翔靚媚野之芊  
綿兮叢花卉之歆芳懷古美之長逝兮孰鑄顏之  
有芳振雲裾以出艷兮集逸轍於山堂沓魚膾于  
行厨兮羞杞甲於芹香聆紫徑之流徵兮憇石亭  
以覆觴詹梵刹之突兀兮循礪砢之迴墻啟瓊鑄  
於椒扉兮羅金身之璀璨拂丹梯而嬖姍兮披煙  
霞以振翰拔地軸以峭出兮聳浮曠於鼇冠宰紫

霄以狝叩天閭兮摩青冥以垂幔參秦峰之嵒峩  
兮表滄溟之鎮望按層構於少陽兮閃宛虹之飛  
狀敞方隅之洞闢兮順八風以遞颺錯藻碧之陸  
離兮凭寶闌以舒悵俯祇陀園之樹兮曾不可以  
為亢挺優曇花之采兮還重影於輪相削芙蓉之  
青峰兮假玉柱以相向攜藐姑射之支兮卓空中  
之錫杖匝慧日之泯泯兮超塵海而翫麟標法界  
之喬喬兮宿慈雲以遙躡太虛以凌競兮御元  
氣於蒼漭徹萬景於千仞兮籠六幕於一止感孝

思于危陔兮駭王陽而違檄緬臨深之慎止兮惟  
李目之橫輓追伯昏務之陟其巔兮足乘外而神  
懌攬列寇之影御兮乘扶搖而靡由踊躑惕覆簣  
之却步兮奮日晉為躬責防峻勢之易剝兮隆謙  
尊以赫奕憬金臺之海雲兮峙雙螺於西掖竦長  
干之報恩兮跨鍾阜以高闕悅舍利之昇焰兮傳  
迦葉于重譯迨題名於鴈寺兮寄幻跡於駒隙想  
性相無倪兆兮胡龍象之形驤疑陳根之迴絕兮  
仍大千之緣就誕白馬之繞鳴兮溯前因之不漏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九  
聊瞑心於逍遙兮窺玄竅於靈鷲既陵谷之入劫  
兮將纍碁之曷圍肆夷丘於陂平兮寧繼傾夫卮  
酌顧駿烈於穹名兮曾不朽之多又等升沉於齊  
致兮反達觀之弗徂了三昧之所歸兮杳何有之  
堪究

秦駐山

皇甫汈

萬乘留秦蹕千秋望越山水從溟海外雲自會稽  
間草樹迴窮髮魚龍候駐顏不知徐市去靈藥幾  
時還

晨起觀海

沈堯中

長堤東望浩無埃萬里滄溟一鑑開石柱近從潮  
外落沙棠遙向日邊來天吳隱見蒼龍角仙島參  
差紫鳳翅便欲乘風慕冲舉不知何處是蓬萊

步海候月

沈堯中

褰裳出海孺脫蓑就砂蹟水行數百步約深二三  
尺觸有古木槎聊以踞為席呼童携酒至且自浮  
大白珊瑚足底生魚蝦肘後擲旋看海色動東望  
一線赤湏臾吐半鉦頃刻升全璧紛兮導雲旗晃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矣簇霞戟遠島隱復見滿眼金與碧掀髯發長嘯  
響震蛇龍宅銀山倒地來雪浪排空迫賓朋各竄  
逸僕從皆躅躅爰向枯槎跨東西恣所適長鯨戴  
我足封豕扶我腋便欲駕明河問取支機石恍惚  
波心出還咎去時陌故人續歡集把酒相慰籍此  
時月正中况有吹簫客清淒玄鶴淚婉轉青鸞嗑  
少烏汐既退陽候亦遁迹大地忽然生不覺成今  
昔歸邨不能寐秋蟲吟四壁

游海門寺

周履靖

野寺栢森森清秋喜獨臨蘿綠幽徑轉葉落古臺  
深日照雙幡影雲流一壑陰欲尋支遁侶清夜印  
禪林

晉

懷土賦

陸機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  
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  
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  
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歿之何速排虛房

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構徒佇立其  
烏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頽年於拱木悲故眇而有  
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悴貌於河曲  
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  
歸塗之良難愍棲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  
樹以悟懷憶路草而解顏甘董茶於飴苾緯蕭艾  
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秦

秦駐碑

字多磨滅  
不能全載

梁天監二年樹

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授帝命業超上  
古殲周滅鄭七椎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  
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顓黃通靈七代敬商堂縱聖  
凝賢將記百幾奄藹餘輝蜚聲萬祀

唐

顧况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恠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  
亭清啖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錦秀絕君出其中  
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淡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

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  
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  
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况以文入仕其  
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為判官驟成  
磊落以績入仕著作不能慕甚為衆所非為江南  
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飄然若  
將續古三僊以九十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  
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鞞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  
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揚雄孟軻顧

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  
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  
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予發之涼  
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  
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明

慧辨楚石禪師塔銘

宋濂

大鑿密旨餘十傳妙喜起蹴龍象筵有如大將據  
中堅鐵卒十萬佩索韃或觸之者命髮懸誰歟五

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瀛海燁紅焰閃閃行中邊流  
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錫來北燕彤樓畫鼓金星  
纏一擊三際皆朗然火中新敷清淨蓮紺色涵空  
絕蔓牽自茲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羶內而  
諸夏外朝鮮紛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  
塔廟赫赫名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道  
則全不識誣為有漏緣帝勅中使來傳宣鍾山說  
法超九縣萬人瞻依曲兩拳一朝入滅同蛻蟬西  
方彈指即現前白玉樓閣琉璃田金鈴寶樹演真

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定無偏圓我作觀詩  
翠琰鐫昭朗盛烈垂千年

海鹽縣志序

夏浚

浚不佞承乏百里之命非曰能之願與吾民求治  
焉比及三年知向方矣乃退而思曰吾斯之未能  
信而民信之和然弗信弗治孔子曰不獲乎上民  
不可得而治也予將曰不信乎民民不可得而治  
也傳謂海民乃誘魚鹽之利盍亦修其道與且夫  
海濱之民以海為生生之謂性人之食味別聲被

色而生也皆性也故萬物之聲色臭味皆以生乎我者也豈獨魚鹽已乎其誘于物以鑿其性也又豈獨魚鹽已乎是故宰乎物而不累古之人有以魚鹽舉者矣其或喪于魚鹽者狗物以為私者也舉于魚鹽之類也者君子也喪于魚鹽之類也者小人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也草吾為此懼乃修乞言之典邑有賢大夫徐君為之作海鹽五志以詔予予拜而受之乃讀輿地曰倚哉歷歷乎省方而觀任土而貢其有夏氏之遺風乎讀其職官曰休

茲知恤鮮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人存與存人亡與亡然而勸戒形矣其周之制乎讀其人物曰美哉浩乎其無窮也于是思古于是徵今然而筆削巖矣其春秋之灋乎讀其選舉曰美哉颯颯乎鹿鳴棧樸之化也哉然而義利辨矣其文王之德乎讀其雜志曰廣哉邈乎曠而不可惡變而不可亂其善用易者也嗚呼旨哉乃言底可績是不可以徒辱也吾與父老子弟盍共圖之

修築海塘疏

朱衡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臣朱衡等謹題為阜民生重  
國計以消彌災變事臣等看得南京戶科給事中  
張應治題稱今歲雨澇風潮異常海寧海鹽等處  
衝壞海塘先年欽依專差郎中林文沛督修蘇松  
等府各有協濟合無查照前議量派各府或多方  
措處越冬脩築如慮差官繁難就行巡鹽衙門總  
理併水利道專督及原任南京國子監助教仇俊  
卿等遣生員仇原叟奏稱海鹽縣石塘衝損要得  
查照周忱事例選命才望之臣熟知海塘利病如

黃光昇者悉依樣塘創建并勅戶部多方計議或  
留銀賦或借鹽課容令督役之臣便宜支用各一  
節為照海寧海鹽等海塘實三吳外蔽而海鹽石  
塘為要害國家財賦之區百萬生民之命須此為  
係先該給事中戴鳳翔題稱衝決已經本部覆奉  
欽依咨行脩築去後今該前因欲要請差官員照  
得水利見有巡鹽御史兼管及特設按察司憲臣  
專督而撫按又一方利病攸賴同謀效刀鮮不濟  
事似難更議差官以滋煩擾但臣等切慮海塘工

嘉興府志 卷之五  
費浩大若當事者委諸錢糧空乏不及時設處修築延至春汛水溢見塘盡衝將使蘇松杭嘉湖常諸郡膏腴盡為斥鹵國家鹽課田賦所損奚啻修築之費所據措處錢糧及尅日鳩工一節相應題請恭候命下本部咨催巡撫都御史谷中虛及都察院轉行巡鹽及巡按御史作速會議勘估計日興工錢糧先儘本府歲派夫銀各府既利害相關果有前例相應查照往年修塘事規量派協濟如或不敷必須多方設處查有何項銀兩堪以那借

俱聽議擬停當奏下該部覆行支用一面嚴行水利道憲臣親督管工官負照依先年典史吳允隆樣塘如法修築期垂永久勒限春汛以前完報不得苟且了事耽延歲月以貽大患中間勤惰各官聽巡鹽御史分別題請以示懲勸仍將處用過錢糧及修築過海塘數目一併奏繳自後歲徵塘銀務照本部先題事理專貯聽候修築不得擅動如此則東南之海防益固而國家之財賦永賴矣等因奉

聖旨是

平夷頌有序

董穀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奄有九有

今上皇帝君臨萬邦太平二百年三代以下全盛

之治無有過者乃今東夷兇黠狡戾至為反側我

叛人逋竄沙嶼誘至亡命利動貪商始于辛壬延

于癸甲東南幾省橫罹兵燹皇天厭亂默授哲人

俾我本兵胡公文武全材代巡浙水出奇制勝克

當聖心爰委重寄超遷中丞提督軍務陞總制大

展經畧延攬獨斷與神為謀勦撫隨宜機變莫測

丙辰徐海授首丁巳王直革面元惡就虜群醜咸

歸乃肅清瀚海之風濤洗滌丘山之腥穢上以紓

九重之宵旰下以措萬姓于衽席偉哉績乎是宜

寵頒新命位絕留都以奏膚功惠此南服昔勒石

燕然徒誇兵力樹碑淮蔡示侈武功豈若今不殺

之威行于徼外折衝之妙荒彼大東頌聲曷可已

乎其詞曰

茫茫巨海南國之紀際天蟠地浩無涯  
溪中有鬼方羸秦伊始是曰倭奴聚若蜂蟻  
殺效天性飄檣長技叛服靡常為患東鄙  
漢隋唐宋羈縻唇齒胡元肆伐莫雪厥恥  
於赫

高皇中配玄黃華夏澄清徽猷于襄內治  
斯茂重譯來王逖彼東南有此小邦萬里  
梯航界于扶桑冊封攸頒朝貢是常爰命  
東甌增治金湯百八斯年樂郊炎荒燭火  
燎原桃蟲維鳥勿謂何傷靡大非小重辟  
逋逃潛伏洲島日深歲蕃轉相號召挾

彼有徒突如掠剽四明瓦解三吳雲擾  
淫毒蒸天血流成潦大將偃旗疇能致討

皇帝曰吁亂其可養維諸廷臣慎擇以  
往代朕南巡用昭罰賞桓桓胡公象簡  
惠文乘傳至止燁如神人指揮顧盼秋  
肅春溫膏中兵甲數萬橫陳一鼓大捷  
氣振三軍公方蒞止有命自天維卿獨  
任闔外之權歲在甲辰火中成軍賊寇  
于垣我矢于原萬夫用命一劍光寒我  
陳于野賊逸于渚鼓砲雷轟矢石如兩  
元兇既殲百靈順序爰休爰止勞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九  
我多士露修霄蜚捷音晝駛公燕于堂鼉鼓逢逢  
笙磬雍雍吳儂戴公尸祝無窮男逐耰鋤婦安女  
紅伊誰之俾伊誰之功天心亦從歲復大豐公處  
名藩泰山巖巖海波既恬行道無艱嗟爾叛人尚  
遯海山鳩彼文身肆彼冥頑憬若有覺面縛扣關  
頓首輸誠惟乞平反公笑受之予以溫顏罪人斯  
得一矢不煩浙水安流吳山雄峙氛祲既消瑞應  
斯至粃粃仙獸不知其世皓逾鶴齡玄奪鳥翅虞  
獻于庭光照階砌屬僚仰賀奔走軍吏

天子萬壽公亦千歲方歌九戩行躋三事萬方屬  
望蒼生攸暨

海陬上巳述

仇霽

祓禊所以浣宿垢徼新社乃古之逸禮也古人於  
三月三日行之偶值上巳因以上巳為令節不知  
所始東晉以為周時洛邑既成因流汎酒或未然  
也擊虞所云益謬矣自魏以後止用三月三日不  
拘於上已然讌飲詩帖相遺贈仍以上巳名之凡  
修禊必擇國中勝所與流水相臨者可以暢情滌

垢兩漢相沿六朝最盛大唐正元間韓昌黎與武  
少儀聽彈琴此上巳之懿槩至今可想見其春風  
浴沂氣象我明上巳北京在正陽門天壇邊御河  
為近南京在聚寶門外雨花臺由長干通道冠蓋  
相屬壺榼沓陳城中老稚士女傾市而出華飾異  
香歌管劇戲雜逞所長然在北京者甚都在南京  
者近雅吾鹽修禊多在西郊寺中取泉清林茂可  
以濯可以風今戊午上巳徐東濱拉余同鍾西臯  
胡春岷三四杖履客有云連歲海警不暇春遊邇

者揖武飛觴賦詩追尋逸况亦一幸耶方燕未畢  
訛傳麻陽兵過邑搶船欲渡人情洶懼倉遽而歸  
因與諸老憶談三十年前為甲申上巳會燕于此  
景物豐殷人材礪砢今之世態一變此極而詩翁  
亦多凋謝不知長育至何時而可以比于甲申也  
余更曰此直據近所閱歷爾若追念 憲 孝之  
時阜康熙皞真有媲美於唐虞者嘉靖甲申或近  
似焉於今則成遐想矣因述之以俟後三十年當  
此日不知盛衰循環之運又當何如也

從吾道人說

王守仁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  
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鳴  
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笑之  
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  
遊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  
瓢笠詩卷相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  
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  
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

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  
狀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  
直假道于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于詩而放  
浪于山水今吾聞夫子言忽若大寐之得醒吾非  
至于夫子之門則幾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  
終身焉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  
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  
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學  
問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

進從之遊者遍于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載所傳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其氣質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為患不能屈下于人遂至自是自欺飭非長教卒歸於堯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于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于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

不足以與于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于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或為詩而招之迄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于苦海揚鬢振羽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



孰能挺特奮發若少年英銳者之為乎真可謂之  
 奇而人將好美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  
 高徒與稱夸如世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  
 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吾豈  
 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父慈子孝忠信篤敬真  
 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將富貴貧賤患難夷  
 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  
 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  
 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

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為既晚也充蘿石之勇  
 其進於化也何有

賑族田記

錢琦

其幸賴

皇上之德祖父之教叨與甲第歷官中外且四考  
 食祿幾二十年德薄位隆道微享厚每以為懼因  
 置常稔田百畝贍族人之貧而賢者婦之守節者  
 夫族人乃吾祖之苗裔國之士與民也有田何必  
 盡私己之子孫矧族人之貧而勸其賢益勉其忠

孝于君親此其置田意也吾子孫其毋侵奪以成  
吾志抑以彰君恩祖德云或曰此亦范希文之  
遺指與曰希文志大力亦大故其所調者嫁者娶  
者生子者葬者具有條目又旁及于仕而家居者  
其出納書記具有司存約已裕族散利溥施今古  
一人而已其茲之舉聊盡吾敦睦之心焉耳子擬  
之希文過矣曰希文受知仁廟歷事三朝入柄大  
政出鎮西陲忠謹勲庸晦翁稱為有宋名臣第一  
然其事親孝賑族義乃其事功之本也語云居家

理故治可移于官又曰親親仁民愛物子于希文  
力異而義同位異而心同夫其義與心同又何論  
其力與位也後之人光大而善成之禮義養心規  
度範族由宗黨之睦聯屬乎幅員自子姓之權廣  
愛于含氣移孝作忠輯邇御遠履憲植操樹功覃  
澤咸自吾宗焉得之是亦希文而已矣古人不云  
乎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其再拜曰善乎稱希  
文之義以教某某不敢當亦不敢忘也援筆記之

焦僉憲修塘記

徐階

海鹽縣捍海塘東直秦駐白塔兩山之間間歲怒潮挾風至山下束不得肆則盆怒西激而塘實當其衝故其勢特見圯嘉靖乙未冬十月侍御汝陽張公按行海上觀視塘石岌焉下瞰大駭曰此塘不修且盡壞壞則民其魚乎遂以役謀諸分巡僉事宛陵焦君會有以費言者公曰有帑藏之積存焉夫成大事者不計費况取諸其贏乎又有以勞言者公曰有生之道存焉夫以生道殺民死猶不怨况役諸農之隙乎於是公主其議焦君贊其決

伐石于山取材于林謹擇吏之良與民之好義者因能以授之事分地以程其工崇卑廣隘葺故益新疏為陡門博為三堰凡用白金二千四百用民之力前後閱六旬而修石塘三百餘丈土塘二千七百餘丈邑父老以為神相率抱孫携子往觀之歸具酒食召賓客晝夜劇飲相賀曰今而後無憂于墊溺矣其明年秋公既得代又相率肖公像為生祠而介鄉縉紳方伯吳公昂輩謁階紀塘之成績碑諸廡下階每旦出諸父老者必在也乃仰而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一  
嘆曰嗚呼何得人之深若此哉蓋嘗稽諸往牒自  
洪武迄弘治之初百二十年間塘凡八修築景泰  
甲戌之役為金至三萬九千有奇為工至再閱歲  
亦甚勞費矣然而不可以已者何也其利害輕重  
之實有在也自弘治迄于今幾五十年地勢民隱  
非有異於昔而保障之謀塘弗及焉此又何也古  
之君子以天下為一身惻怛慈愛根于中而不能  
已是故憂未至則預為之備患已迫則亟為之防  
其又甚也排群議冒怨謗毅然必為之而後世卒

蒙其利今之君子以官為傳舍憂民體國之志不  
能勝其自為之私是故苟可無事則自托于不擾  
以幸旦夕之安而訐謨至計動以為迂且拙維持  
御公明敏英斷具高世之才而其心又不安于自  
為蓋茲後也任事之決可以謂勇計慮之遠區畫  
之詳費薄力省而功鉅且速可以謂智若乃赴民  
之急如謀其身惻怛慈愛根于中而不能已則為  
仁至矣然則其得人之深也宜哉階顛蒙寡學文  
非所長獨以父老之請不能拒也因僭論公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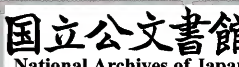
公名景字光啟焦君名煜字伯昇其以吏之良獲受事者嘉興知府鄭鋼海鹽知縣董珪平湖知縣黎循典嗚呼後世頌公之績者其尚有以得公之心

蛇戒

鄭曉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甲申之朝童子告予曰庾布蛇長且尋犬群鼠啣之潰其腎腸竟死予曰嗟乎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冬仲蟄候蛇之不蟄洩氣則陽驟遭風雨寒氣總至蛇蜒弗遂竟死于群鼠

宜先是孟冬之肫伏雷發聲氛氣三農冥雲苦寒不辦咫尺揆之月令陰不固陽是謂發天地之秀蛇之弗蟄雷授之殃也使十月無雷蛇不啟不死即有雷蛇能坯堊內俯亦不死蛇即起遇風雨暴寒逆反故穴亦不死內典有言嗔性成蛇以故供躁羨信厭屈蟄而雷即起起即不肯復蟄其死無足恠者嗟乎嗟乎君子其小懲大忍以平怒乎其掩身凝志以韜靈乎其齋戒退藏以儉德避難乎是故善用冬令者必厚自葆萃以待陰陽之所定



予於是乎深省

王侯去思碑記

錢芹

海鹽地僻東南民淳俗朴素稱易治自入嘉靖壬子來倭夷突寇繼以凶荒民頗不聊生又兵興衣食器械犒餉燕賞百需供億無一不助之於民民益騷然愁困矣海鹽遂稱難治嘉靖壬戌京山又池王公以名進士出宰海鹽公既至問民所疾苦省刑薄稅施舍已責爬梳剔撲簡節而疏目民甚悅優恤孤老以時給之衣糧疏通水利不使墮地

以病民僉審里甲徭役親自檢括丁產胥吏不得下上為奸當路知公廉能命公審僉平湖里役糧解兩縣士民有清淨寧一之謠修理海塘分地與里程督有方痛革包攬之弊禁捕私鹽疏鹽法禁諭刁風清理獄訟推斷曖昧疑獄一言輒服其心查革虛名兵士冒支糧餉脩理水操戰船以革冒破修理城池士民安堵設立保甲互相說察監督收放軍儲肅清倉弊清理軍匠不使騷動表揚節孝振勵風俗政暇進諸士子于堂橫經講秩有師

生道義之教公之美政更僕未易悉數此其大都也乙丑秋天曹奉<sub>上</sub>命檄召公蓋將歷華階陟津要建彪炳赫奕之業揚聲光于九鼎播令聞于八埏此其階也邑耆民感公之德詣芹乞文遂不<sub>詳</sub>而為之記云

*嘉興府志卷之二十九*

嘉興府志第三十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鈞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叅攷

嘉興縣學生員 孫光宗 王補袞 校正

藝文

平湖縣

明 當湖十韻

李東陽

春來鵝湖綠春去鵝湖深微波帶豐草幽鳥啼芳

林寧獨知春來與春去長在鵝湖湖上住鵝湖春色

遠山青青玉案氣漫漫來莫旦君不見樂遊原上

易黃昏夕陽雖好空魂斷案山曉翠

朝鐘晴昏鐘雨朝鐘滿空山昏鐘遙遙不知處山

僧報客客不來又逐溪風過溪去山寺兩鐘

六橋東西南北水橋為村水為市昨日雨多今日

晴高樓翠幔分縱橫搖湖船臥湖月歸來夢作杭

州客六橋晴市

日之出東田東鼓填填走社翁封肥羊繫壯豕舞

復歌社神喜但愿年年好風雨儂衣有桑食有黍

長迎社神擊社鼓東田社鼓

儂家住西浦兒童織罾罟岸闊秋水深湖上魚鰕

賤如土待我他時歸掛罾功成自買扁舟去西浦漁罟

南村屋書滿車南村書聲殷滿家讀書不作村學

冤身為郎官印如斗如今祇令稱書鄉不讀書堆

人姓張南村書屋

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兒唱歌牛纔歸兒家在原牛

在坂歌聲漸低人更遠山蒼茫水清淺北原牧笛



霍將軍誰遣汝廟食吳山下揚靈旗耀靈馬神遊  
四方適余野霍將軍武且神驅逐厲鬼鞭風雲生  
能安邦死能福吾民壯哉將軍死猶存霍氏行祠  
荒荒高原鬱鬱古墓誰其葬之侯姓魯君看佩銅  
章繫青組有酒誰澆墓傍土彼獨何人民亦何心  
嗟哉魯侯名至今魯公古墓

當湖

張仁

平湖漾晴綠狎鷗自相逐歸艇小於盂輕帆晒蒲  
幅青萍恣漂流白魚跳尺玉柳線牽人衣香林雨

新沐汀尾沙禽鳴人家映修竹步履隨春風席地  
傾醪醖玩樂當何如回首炎威促

九日登陳山

沈琮

涼燠互遷易大化斯往還少壯能幾時華髮頽已  
班猗彼泉石人如脫紅塵寰佳節值良友丘壑同  
躋攀有酒與持飲有詩互評刪慮靜水不波心與  
雲俱閒炎炎憑勢徒棄德方崇奸所以五代子自  
題作痴頑何如侶松菊不為妾厚顏俛仰古今事  
一笑空秋山

九日登豐山

孫璽

層峰直上倚雲端水闊山空縱大觀海限華夷環地脉山連吳越覺天寬煙橫雉堞參差見風淨峯巒紫翠攢俯仰乾坤幾今古百年身健且加餐

遊獨山

王梅

何處宜常往言尋獨有山浮雲將水逝幽鳥與人閒一徑通深谷經年掩舊關春風吹蕙帳高臥若為攀

水雲軒

馮汝弼

簾捲五湖陰影落湖光裏凭欄入蒼茫自謂煙波子興到一長嘯清商發幽渚借問後者誰扣舷吾其許

常足窩吟

趙漢

小結湖邊常足窩數椽投老更無它舉頭只恐去天遠容膝何須問地多作隊戲魚便水石寄雛幽鳥自庭柯靜觀萬象歸真際曾有絲毫欠事麼誰向乾坤寄此窩本來非我亦非它最憐凭檻溪山好不厭近床風雨多檐午有肯飛燕雀庭春隨

意長條柯悠然相對無懷氏一笑平生識面麼

登湯山

趙伊

烟花山際傍孤城憶昨旌旗照眼明海氣似團雲  
鳥陣江潮猶帶鼓鞞聲幾家村落依荒戍連歲艤  
艫集幕兵此日登臨成感慨倚天長嘯暮雲橫

遊雅山

孫植

層巒萬疊削芙蓉東望滄溟渺未窮睥睨孤城橫  
海戍艤艫千艘壯軍容飛來一鶴平蕪下坐對三  
山烟雨中四十餘年違宦履故鄉尊酒此還同

遊雅山

孫璽

海畔古叢林松風萬壑吟嵐浮山欲動潮湧地疑  
沉濱海孤城戍沙村隱樹深振衣凌絕頂空翠浣  
塵襟

遊雅山

趙璧

青山杳何許遙望青雲隔湖人生長只湖鄉一片  
東湖烟水白清秋理棹戒親朋挈榼携壺動曉征  
話深已覺郊垌遠山近漸分岩樹明村墟一帶經  
過處黍稷離離被行踞展足坡陀未厭觀俄驚大

海心神寓偏側塵區渺一隅汪洋巨浸吞無數眉  
睫東南天地寬風帆朝夕華夷度登高舒嘯幾人  
同由来相接真稀遇惔淡長吹萬里風迷漫遍作  
南山霧霜鴈年年歸南田寒潮日日来荒戍撫景  
興懷感慨多踟躕更引前岡步峭壁高峰秋轉妍  
深崖古洞雲常護廿載心期此一遊山靈應咲來  
何暮日落下山循山走翹首蒼岩屢回顧鹿門始  
有龐公知天台誰繼孫興賦君不見江之南北山  
海窟勝地名區自天設人跡不至車馬絕榛莽未

堪一二說

夏日題松風臺

馬維銘

古寺松風臺清涼祛煩黷老僧能說法隻履來天  
竺分別禪乘三引入波羅六此土蓮花生彼岸善  
提熟龍女獻寶珠無垢豈不速

明 舊志叙

法暲 丹徒人

平湖古為海鹽治地自宣德間始析壤而邑之夫  
既自為邑其間土疆物產風俗之宜城池牙署官  
師之設徭稅人物常變之故宜有所辯而不可以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莫之紀也然自析縣以來及今百餘年諸凡修飭雖已漸備而因仍草創者亦不能無是以記載之書猶為缺典嗟叨祿茲邑時與諸生較藝之暇亦嘗追前哲之芳踪詢今時之積滯登陳山以望滄溟行沈氏故墟以訪昔人揮戈斬馘處而思與上下謀議於旗鼓之間每嘆邑乘之不作使來者無所於稽以為信僉曰昔曾再輯而未竟今尚有草存在有司盍視諸故牘以時方專治舉子業未之及也癸亥歲八月邑侯顧直齋三年政成興利剔

蠹舉廢飭新罔不悉備而語及文獻之缺尤悵然以為已責求諸故牘中得所謂志草者又蕪鄙不足以傳乃請諸上司亟加修輯而嗟以荒劣誤承檄委夫邑志即古外史也素乏三長豈敢妄與筆焉然紀載之事固司文藝者責也况承委命又惡可辭迺萃省府及各縣志有涉於平湖者而參閱之稽諸縑牘之舊咨諸耆舊之口撫拾於裨官家乘之筆爰命諸生即昔所嘗議論咨究者為之分類彙集竭管窺之見以加序正凡三閱月而書成

分爲八卷夫天下之事必其身所經營與生平所習聞見然後可得其要領是非之詳匪是而欲備往昭來免於闕疎之陋固難矣唯是可以考查者如山川之委絡政迹之興廢徭稅之增損風俗物宜之循習變革既已畧舉其槩而人物之去取有不可以臆斷而泛及者則付之公論而取裁於本縣大要惟據事直書不惟其文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覈使湖邑析自海鹽而章程文物煥然與諸邑無所降下且或先焉者不至於遺亡後之欲究

選執者得免於瞠向時無所稽信之嘆如斯而已矣若夫民隱士行論著其利弊之原流風之自而發揮其所以補偏救弊更化宜民之弘畧此則身所經營生平所習聞見者之事也庸鄙何能知哉時同纂次者則訓導蔡佃丁玉川生員陸宓馬千里沈朝梓陸萬里徐學沈維鑿黃兆賢陸志忠屠鋒而陸宓馬千里其商訂考校用力尤加勤焉

明 聽雪齋記

胡儼

孫子讀書于顧渚之陽顏其齋曰聽雪怡然而樂

泊然而休客或咤之曰君子所其無逸必有高明之居燕息之箴以儆戒其怠惰荒寧之志故几杖盤盂戶牖觴豆履屨劍矛皆著之銘今子之齋何取於雪雪非恒有又何觀德焉無乃尚其名而浮其實者歟孫子曰噫夫人之衣其衣食其食安其居者豈無所庸心哉苟有所庸心奚必求其鑿鑿者乎不求其鑿鑿則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累子又惡知吾齋不可以名雪雪不可以觀德乎哉疇昔之夜時既昏玄陰積四郊雲同

萬簌響會吾方掩殘編據木榻正襟危坐竦然而聽之蕭蕭颼颼如木葉之初脫也飄飄颺颺如輕沙之載揚也夤緣瑟縮瀾滂淅瀝如郭索之行暨息春蠶之噬未休也既而風高木號林振竹折人寐鳥呼水凝澗咽森然而毛髮寒凜然而肌體慄杳不知其何聲顧乃為之眩惑於是收神攝慮付之無形返之無聲則夫所聞者皆無所聞矣唯吾寂然而感者始知其為雪之作也且雪於斯際均霰也人於雪均聽也膠膠擾擾者既不得其所聽

荒間寂寞之流又不知其所以聽苟聽之則必取其聲之清以悅其耳未必能研幾主靜以存聖功也吾于聽雪得靜之理以名吾齋奚為不可客嗒然笑曰子休矣不復敢言孫子以告予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孫子惕然曰命之矣吾嚮之所言其猶拊盆扣碗者不知有黃鍾大呂之音乎予喜孫子一言而悟并記其說使告于客

儒學記

鄭曉

平湖縣首建廟學歷百餘年礎欹棟撓禮教弗稱縣大尹華容黎侯謁奠既虔逆圖繕葺取資於鼎去蠱於卑樹表維隅籌約費務役書甫授磬鼓弗勝於是崇殿邃廡足以嚴聖隆儒豐堂麗齋足以闡猷陳教高墉曲衍包絡東西密室穹門內外閑整雍饒合爨名賢異祠習肄聯廬廩器殊鑰繩引鈎錯度法咸宜丹堊塗茨仍改並飾若前迫囂市衢道湫塵畫地懋屢增其式廓秩于右注則俯闕清冷滙波左縈則遙瞻沃蕩偈奧霽開冲勝涵集



吉壤竒觀於是乎在雖新宮之軒正泮水之雄深  
何以加焉矧其經始弗徐落成弗亟刻淫就正先  
說後勞萬力千金低昂劑量官無會財民無苛贖  
經正育材之功節用愛人之意胥得之矣凡我友  
生履茲聖域脩息之際能無詮擇惟明興設教敦  
用經學化端統一道術均齊非聖賢之書曠然放  
距循習既久論議漸滋宋儒蒙毀于支離經師負  
謗於訓詁游聲相扇附和日繁將有尼父異端之  
憂子輿聖徒之感剪拔竒袤嚮歸純正聖謨王制  
哉黎侯名循典愷易廉明有惠政

重修文廟記

劉士瑗

是守是迪撫壯自求崇此明德凡我友生責也慎  
哉黎侯名循典愷易廉明有惠政  
國家選士以文諸不在六統之科孔子之教者絕  
其道勿進圭竇華門之子自其齠髫已能占一經  
吾伊章句操觚而為文爛然成章進而與郡邑之  
士角則文售進而與全省之士角則文售又進而  
與縣寓之士角則文售文胡可已也顧國家所  
需於士者豈惟是牘上之窾言蓋必有當於實用

者居平所熟習當官而弁髦之國家亦何賴焉聖人之道其脂腴博美如庶羞之簇盤雖調於易牙而使陳平為張具九獻而不殮則糠粃先之故加邊繁鼎如其下咽華調眇論如其適用孔子自言文莫猶人比其却菜兵墮三都片言談笑重魯於九鼎而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誰謂文無用也且也孔子之文具在六籍學者試取其單辭驗之身心措之乎國家天下何試而弗効不然明經射策何為者誦法孔子萬世無弊哉三吳洵才藪

而所稱為碩儒者宜莫如王文成子諸三老猶及耳濡目染者顧主上采輔臣禮官議者擠之先臣薛子後而其制曰守仁有用實學大哉王言豈直以崇論閱議足為文士嚆矢無亦唯是悟真詮探理窟折甫節之萌寢漢成之蘖光明俊偉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者足以風厲學官而不詭孔氏之正印也爾諸博士子衿生王子之鄉為後進而又生當熙明之朝綸綍一言千古學的有不思自奮振翻然以實學享嚮者非夫哉夫有用之學又

非必屏章縫離篇翰鄙夷賢科而以別業進也即爾諸博士子衿日所操觚而為之者內得於心而外見之行事當官蒞職各就其所任與先資之言體若左券斯之謂華實相須司衡者且亟進之矣不佞竊自燥髮時從諸先正竊聞王子之餘緒嘗孽孽嚮慕斬得一當乃今承匱六襖一切施措不無自愧其要言故於茲廟之成特陳華實相須之說與諸博士子衿共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博士子衿駿奔有廟誠悚然動惕然思由文

成之學以上溯孔子之傳異時汪涵蒸蔚出其文章道德之實際仰佐縣官之用名顯當時聲施沒世令天下稱之曰平湖之士遊將與勾餘方駕而馳無論國家收得士之明効即不佞尚亦有榮施哉

縣令題名碑記

沈懋孝

平湖令舊未有題名有之自今李侯始昔宣德四年建置邑治至於今百三十餘年邑令王召簡以下後先合三十六人蓋前事之法戒具矣而紀乘

缺略姓名爵理或磨滅弗傳况其遺規餘烈墜地無徵者乎宣德以前即長年三老弗能詳近在朝紳者未敢述迺若楊金鄉之廉潔無私劉襄陽之捍蔽大患周東阿之執直卽福山之剛簡耨鋤之民迄今有餘思焉李侯考稽舊政修飭取衷懼夫法戒弗彰來者奚觀迺亦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於是列邑令姓名考次其爵里歲月之可稽者樹石治堂之左而屬懋孝為之記余惟名以表實實以信名侯既表其名而傳之蓋亦傳其實用告

之後君子可乎因從容問於侯曰自余有識以來吾邑置城守矣田賦徭役次第均矣蕪土漸闢民有固志矣以公廉明愷悌臨之而吾民常若病者之乍起兀然猶有瘵色者此何故也物力未完未皆凋敝其或繼侯而往導民何繇侯遜讓良久曰計今以往額派其日增田稅其日重東南之患意在斯乎平湖故海壩瘠土視諸邑又褊小昔以倭剽今以潮滄浚膏而求者又未已也均徭徭又加也均里甲里甲又加也均役役又加也均之所以

加也其諸額外不時加派之數莫遠為準或力  
爭而後止或爭之不得而始追徵或不可追而遂  
加焉余既歲刻折兌均徭均平三冊與民信守自  
誓惟一均寬省庶有少補而勢常抵牾者且十而  
五也每誦東南民力竭矣之言則余有深恫焉若  
夫無為而民正無欲而民朴立於堂廡而使人化  
甘食美俗而我莫知是在躬化君子哉非淺鮮所  
及也余聞而善之因記候之語為題名記嗚呼憂  
民如有傷養民如不足述往事思來者是仁人之

用心也後有君子倘同斯志其有感於此石也夫  
李君名實蜀之瀘人碑刻於萬曆四年十一月朔  
日

馮維良文集序

王世貞

余十八為州諸生事故府主馮公與公之子今叅  
政敏功生同歲公每試諸生經義時時甲乙因相  
得甚懽當是時公以名諫官舉職出外數更大州  
邑有循吏聲而姿貌偉秀談說慷慨即見者靡不  
以三事期公而公性特高朗不耐骯髒事上官僅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一再轉以去公之去歸其鄉平湖距余家不三百里而近余解鄖節過公公得叅政封然已病強出而執余手謂曰後會之不能再將柰我何意若有屬者而亡何公竟以壽考終既塋而始從叅政所得公所著集若干卷卒業烏歎曰世之不能知公若是我毋論世不能知即余不佞知之然亦不能盡公而今而後乃為僂盡公也始余謝諸生學即喜為古文辭與一二友生信眉談說西京建安業以為後世亡當者今操觚之士亦徃徃能舉之大

較有二端柔曼瑰靡之辭勝則見以為才情然其弊使人膚立而不振感慨惕厲之辭勝則見以為風骨然其弊使人氣溢而多競此二者驟而略讀之以為非治世音不可然所以為治世音不在也公之所撰著文若詩余得竊窺一二若觸邪之簡峭直深覈何異劉子正蔡中郎籌事諸劄哲幾中縈庶幾陸敬輿蘇眉山叙記志傳蘊藉疏暢得之廬陵為多詩古近體溫厚爾雅泯泯錢左司劉隨州遺響要而歸之尼父之一言曰辭達而已矣今

識者讀而三復之而求其所謂非治世音不可得也日者大宗伯亟為上言欲大正文體而嶺表策士至甚口而詆訶操觚之徒以為鈎棘僻塞則胡為陽左而陰右之其身於鈎棘僻塞抑甚焉曷不取公集尊顯之布之功令其于田風而嚮治必有當也夫俛盡者幾得之而猶小有未竟之稱也公有計然策可以霸屈而僅康其家有容成術可以長世屈而僅以却疾吾故嘗聞之人卒卒不能叩公所以稱俛盡也公之卒其鄉人祠而記於鄉所

蒞州邑人祠而祀於州邑其子敏功敏効又不勝其思而為之標本而光大之非一茲集行世固有盡知公者亡所事余矣

城記

張時徹

勤縣人尚書

平湖故為當湖鎮海鹽所治地也宣德四年始析壤而邑之民以蚕稼魚鹽為業野無寇竊宵無吠警飲哺謳歌嘻嘻如也承平既久海防積弛乃嘉靖壬子夷寇蟻聚大掠於黃岩毒流海壖癸丑夏四月遂掠平湖穴南境患至劬勩莫可抵拒五月

又掠於東湖去縣治半里許剽賞貨斲菴倪焚蕩  
廬舍烟焰燭天時則郡守劉慈調兵轉餉極力捍  
禦推官殷廷蘭適署邑事挽舟飛控鼓勇當先寇  
乃稍稍引却四封騷然生聚失業遺黎凜凜乃始  
僉議事城而文學諸生張洽陳貫陸萬鍾馮敏功  
陸萬里陸萬峻輩寔倡之殷君以其事聞諸郡劉  
涕泣而言曰疆境之民吾赤子也父母之謂何而  
忍使橫噬於豺狼乎此不亟圖又何以面吾民矣  
迺請於撫按若藩臬諸司曰平湖東濱大海左為

金山衛之皆吭右為海鹽縣之肘腋蓋賊所必犯  
之區也又北控嘉興實浙西之藩屏無是無邑  
無邑郡且危矣守百身不能贖惟當道哀憐之諸  
司謂守言誠信次第報可請命於朝守乃與殷  
君揆度土方酌規景向蓋不踰旬而經畫條貫咸  
井井矣時乃因其井聚及水陸會通之便為水門  
五為旱門五為城樓為窩舖為外濠為內馬道為  
水閘週圍一千六十九丈有奇高二丈廣如之表  
裏以石覆以磚凡用官銀叁萬貳千捌百有奇區



畫既定人百其奮夜以繼晝刻日告成而知縣劉存義適來毅然肩之圖所未備於凡樓櫓門關濠臺鎖鑰之類罔不畢具工啟於九月十二日訖於十二月二十日總九十九日城既成賊未洞其堅瑕也聚駭銳數千掩薄城下我乃閉門乘城扞以矢石賊環視仰睇噴咬指曰城如是雖百萬其能克乎遂踉蹌而走平湖之民蓋自是得喘息矣春秋城築必書重用民也然重門禦暴設險守固先聖蓋亟言之其在今日夷患孔棘百姓皇皇莫必

須臾之命是惡可已乎余因守令之請而為之碑記曰森森當湖濱於大瀆竝其邑之作鎮南服林生齒以蚕以耕野無草竊龐不夜驚蠢爾東夷如蟻如蜂揚鈴鼓榜內地是宮劉我士女剽我糗糧火我廬舍汗我冠裳民曰無城曷居易粒令曰無城曷郊曷邑守寔興悼盥其洒泣上議僉同爰究爰集乃測土方乃立表極百堵具興不戒而力崇墉巖巖樓櫓翼翼既繩既齊既匡既飭校夷匪茹張其辛螫我衆憑城一夫其百夷用震駭奔走

辟易室家胥慶我哺我息昔也皇皇今也懔懔維  
彼愚人朝罔虞夕維此哲人謀議孔碩猗嗟諸賢  
功在社稷何以報之去思無射何以永之昭茲貞  
石

陳山記

沈琮

成化乙酉九月琮由廣抵家集社陳山為登高之  
會沈吏部拙菴朱郡博鹵菴暨常布士十有五人  
過琮而抵山之福興寺寺在山陰之平坡廢弛已  
久僧楚璣新建法堂後植稚松數百寺左有徑由

松間而上下有龍神祠道松逕躡而上東行僅二  
里折而南上至石壁下探龍湫湫瀦水一泓滢潔  
澄渟雖大旱不涸掬飲之味極甘美去龍湫四十  
餘步大石危峙旁如仰盂形石眼泉出涓涓不絕  
由湫西南而上僅三百步許至絕頂始平曠東南  
則大海水天相涵一目無際直南則明越諸山如  
屏障隱隱羅列于百里之外東則金山西則秦駘  
峰如龍虎騰驤相輔弼然後則二大石相矗高皆  
踰二尋又有所謂龍母塚飛來石仙人洞在別峰

弗遂究尋迺取道西岡復至寺中計以登山所得  
曰龍湫曰洗心泉建亭湫前者曰瑞泉亭絕頂曰  
涵空臺建閣臺上者曰一覽閣法堂曰靈覺松逕  
曰翠微海山勝槩茲為出色矣琮惟故邑諸山專  
一邦之美而陳山又專諸山之秀琮雖為邦人未  
嘗一躡足以發山之奇勝拙菴自壬午歲角巾歸  
第不出戶庭者三年鹵亦不妄與人交今為茲山  
一行諸君皆佳士又為兩先生而集山固終有所  
也耶百餘年隱秘不發者將闡幽吐靈以供覽者

之吟詠而諸君於目領心解景融理會之時復於  
山而有得山固待夫人人亦資於山也人山兩得  
不可以不記

懷德祠記

王世貞

懷德祠者何祠故諫諍平湖馮公者也公舉進士  
拜行人奉使便便有僑肸風尋入諫省論紕中貴  
大臣直聲動天下出而一領望州再宰巖邑所至  
號為神君而中尼於忌者竟挂冠歸公享壽七十  
有九其成進士迨捐館垂四十六年然為德於州

邑以歲數之不過十之一二而為德於其鄉則十且八九以故甫公歿之踰月而諸生沈維鏡等若而入請於令願祠公於鄉賢三老徐燮等若而人復相率請於令願特為祠以報公令劉君異之為再覆其事咸信乃下教特祠祠公命其祠曰懷德而屬不佞記其事不佞公門下士也不敢以椎不文辭竊讀三老等所上事大略云公居恒謂家居不習計倪不可饒不饒不可以伸志夫人富而仁義附焉故自其罷官而且少奉羨即以牧棄田而

治之皆成上腴又以其田入益斥置傍畝已又以其法教邑中耕者已又以其為州邑時賦三則及助徭法語守令行之云何邑田皆驟貴於是公喜曰吾可以為德矣其首施則伯仲子姓有四時衣帛廩餼之供謂習儒者教之農者田之賈者貨之稍次施則五服之親屬其衣帛廩餼之供遞殺而吉凶緩急靡不於我取貲其最後施則邑之老者疾者無子者不能紉者叩之即嚮應而又推其餘饒築城當睥睨者數十雉城成而島寇絕不復窺

修通都之土石堰十五石橋三十二浚陳塘為里  
二十七築義塚以叢討賊之殤骨而封之又以其  
暇獎節義贍孝友假典禮佐有司之權蓋環公居  
而家者可十萬戶其大半食公惠其自罷官至捐  
館三十四年如一日矣吾聞之昔賢美前王之不  
忘而推其實第不過親賢樂利之被於君子小人  
而已今諫議公所為德雖僅僅一鄉邑然為之人  
日盡於前所云之二端而親賢樂利其被澤者造  
今未已也夫安能遂忘公夫以樊君雲之五滯生

與賑贍不責報解訟焚券得公之近似而天之報  
之通侯者累世然未聞其仕宦善狀朱仲卿之歿  
思托祀於桐鄉而不敢望其鄉以鄉之所被德淺  
也公守吾太倉不再閱歲去而可三紀而士民今  
且議祠公公殆兼君雲仲卿而有之矣於乎賢哉  
公諱汝弼累官至揚州郡丞又以敏功貴封臬副  
而其大節著於諫議故特稱馮諫議云

放生湖悠然亭記

王世貞

悠然亭者其址據湖之最勝處湖故陸大夫公有

也當陸大夫公日與其子考功與繩職方與培輩  
舍而弗漁而時時以所遇之鱗介毋論巨細即贖  
而放之故其湖舊曰當湖今稱放生湖亭之北為  
鸚鵡洲其上有塔峙焉傍為塔院翼之陸大夫公  
所營也洲東北為放魚磯夷於水貴易也余嘗以  
通家子一再侍陸大夫公及公歿而游於與繩最  
後登茲亭而寓目焉其隅湖奠南而全湖枕于北  
粘天無岸日月得之澄鱗灼爛窳堵遏雲時吐光  
恠萬堞西映丹雘若霞園橋西南蜿蜒垂虹憑欄

放歌天籟和之意甚憚也既而叩與繩所以名亭  
之故則取子產之校人語夫校人不能得魚事而  
能得魚理其始舍之而圍圍焉縱之洋洋焉悠然  
而逝即古今善狀魚者莫茲語若也然而魚之所  
謂悠然者與人異方其失水而困於網罟也束縛  
之急鱗鬣盡挫第能覺其苦而不知有砧盎之虞  
及其獲水而圍圍而洋洋而悠然者形也非心也  
蓋至於悠然而俄頃之所謂苦者失之矣人之就  
網罟也瘦繼攻其外而愁憂攻其內及其甫就解

而前念後念交戰之賢者內追咎而思改不賢者  
追咎而思報欲求所謂食息之悠然者竟不可得  
也故曰魚相忘於江湖易而人相忘於道術難也  
與繩曰不然吾之所以名在放生夫放生之名池  
久矣唐末之世州郡在在有之以祈人主福而責  
額數取期日其十五死餒而四飫於漁子之腹能  
生致者十之一耳環而堤之一旦人主之法廢而  
耐水者徒手而取盈是使仁術不究也故不取不  
放梁武之所以見屈于北使也今吾則不然遇而

贖贖而放唯不聽戕賊之耳而不為限量我悠然  
而忘魚放也魚之悠然而忘為我放也是相忘也  
且我何知福余乃曰有是哉吾子之近道也請志  
之亭之楹

鹽運河記

陸杰

平湖析於海鹽東去海塘僅五十里塘以外斥鹵  
內則為蕩荒茅無際業惟煮海在漢已然宋置權  
場於廣陳我朝移置於蘆瀝故有鹽運河十二  
里瀕河之蕩漸治為田河日以淤田者怕屈鹺商

至僦牛輓舟艱甚予未第時聞商農屢乞疏導卒  
莫肯任者嘉靖戊申冬 巡漕監察御史近淮董  
公部嘉禾會有商言河淤狀公喟然曰苟有利於  
商農奚不為也亟命郡倅陳君守義縣令李君僑  
相度脩復期以責成於是程工計費秉心仰贊集  
丁夫一千三百五十人官為給餉郭丞亨出舍其  
間而日省之東自蘆漕西屆廣陳計里分工以次  
具舉廣三丈有奇深六尺有奇東西所訖加闊為  
灣周可五十丈便旋舟也河壩積土亦盡遠徙防  
傾圯也肇仲春畢孟夏夫以計工者二萬九千三  
百五十費出監察公贖金守倅令咸以粟繼秋毫  
不擾於民厥惟善矣趙守立石俞塘橋左屬余紀  
其略凡天下之利義所當興者惟果確則無難稍  
稍遲疑以遺後人卒無成矣是役也以百年堙淤  
之河而通於一日非監察公仁閔斯人斷之果確  
何以致是然淤而通通而淤理勢之恒也惟於通  
也而慮及其淤商農之利斯悠久也已

報功祠記

馮汝弼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秋九月二十有五欽差總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梅林胡公殲海寇於平湖之南郊先是海寇徐海等挾倭夷數萬橫行浙直官軍莫敢誰何 朝廷命重臣督廣充蒼處諸路兵擒勦數失利賊愈猖獗率衆趨嘉興諸將遂巡莫敢出公時為御史按兩浙奮然起曰諸君按兵不舉如宗社蒼生何挺身前進諸將從之鏖戰於王江涇斬首千餘級捷聞陞右僉都御史提督王師丙辰三月加兵部左侍郎總督軍務時徐

海大合賊黨及倭奴數萬攻乍浦兵備劉公燾禦之賊趨皂林巡撫阮公率游擊將軍宗禮禦之禮兵寡力戰而歿阮公遂保桐鄉賊百計攻圍踰月不解公知賊勢方熾我兵未集難與爭鋒陽為招撫之令賊退屯於華亭之呂巷六月復還乍浦公欲剪其羽翼計遣應襲管懋光焚畫朱尚禮等間携徐海執其渠魁麻葉胡四戴一等以獻適提督尚書趙公文華奉命視師以天兵至公與合議復遣辯士說海縛其巨酋陳東以獻公曰賊心離矣

機不可失時巡撫阮公議亦合遂行兵備劉公分  
布諸將刻期進兵犄角互發奮力齊擊賊大敗爭  
奔海船我兵乘勢追擊斬首七百餘級燒賊厰二  
十餘處焚溺死者不可勝計獨徐海擁精悍千餘  
人以歸順為名據平湖之沈家庄去縣治纔十里  
許公遣中書羅龍文義士蔡時宜等間其左右使  
自相疑忌以離其心復協謀於趙公而巡撫阮公  
巡按趙公謀俱協行即中郭公會兵備劉公為擣  
巢之舉公親履行陣偕阮公督戰而劉公率驍勇

為前鋒時賊分二巢已各相疑無固志又以招撫  
之故不設備我軍攻西巢箭砲齊發賊敗入巢乘  
夜奔東巢我軍齊進奮擊勢如拉朽擒斬賊級一  
千四百餘顆焚溺死者不計其數於是元兇授首  
醜類盡殲數年積寇一旦掃除無孑遺矣振天朝  
之神武絕外夷之窺伺正亂賊之典刑洩萬民之  
積憤以舒我 皇上東南根本之憂豐功峻烈豈  
曰小補之哉向使招撫之令不行賊必肆毒無忌  
戡定之功不繼賊必貽患無窮生民之禍將不忍

言而浙西瀕海之地亦未必若是之寧謐也吾邑  
士民懷公再造謀諸邑令陳君一謙建祠立碑以  
垂不朽屬余為記而系之以詩東海冥冥陰風怒  
狂妖氛塞空鯨鯢跳梁天威赫赫維公肅將肅將  
伊何神謀允臧始則餌之終焉在網匪公幃幄曷  
展勳勦蕩滌妖氛海波不揚我家我室奠我封疆  
我衣我食樂我耕桑曷以報之新祠煌煌百千萬  
年令聞無疆

劉兵憲乍浦生祠記

馮汝弼

乍浦濱海在平湖東南乃嘉禾之門戶浙西之咽喉也我太祖高皇帝設城於此選將屯兵以備倭患慮甚遠也嘉靖癸丑倭奴數千人奄至城下時承平弗戒賊攻入之軍民遇害殆半乙卯秋公奉命備兵嘉禾乃飭理城整督修戰守為不可攻之計明年三月閱兵乍浦巨寇徐海率倭萬人自柘林來陳東率倭萬人自新塢來合勢攻城公率衆防禦間出驍勇迎敵殺傷甚衆夜遣精銳劫賊營賊陽退夜則長梯援城而上公家丁率官兵擊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殺之賊擁衆環攻公命家丁之善射者發矢官兵  
之善煩者銃砲四發賊少却俄蒞大煩煩子穿公  
鬚左右皆驚公無怖色親發二矢斃二賊賊復却  
俄復前如是者九晝夜公衣不解帶手不釋矢誓  
與城存亡衆心益奮奪賊梯二百餘座斬獲賊首  
一百三十餘顆賊知不可攻遂解圍去時四月六  
日也賊犯崇德桐鄉總督胡公陽為招撫之令賊  
退屯呂巷六月復來乍浦時胡公與尚書趙公協  
議進兵率尹游擊等兵潛入乍浦乃聞徐海率倭

千人赴梁庄降而督諸將各路進兵賊倉皇失措  
驚潰奔逃尹游擊率兵沿海而下賊爭奔海舟自  
相屠戮我兵乘勝追擊斬首七百餘顆因風縱火  
盡燒賊厰連燒賊船焚溺死者不可勝計餘賊遠  
遁自是不敢復向乍浦矣向使賊之來攻也非公  
捍禦則乍浦成虀粉賊之再至也非公擒勦則乍  
浦盡豺狼乍浦一失守西浙無寧日數年以來千  
里生靈得撫室家安田里者誰之賜乎乍浦軍民  
感公再造期報於不朽也相與建祠立像屬余為

記在湖州勦妖賊於烏鎮則記在湖州單騎殿軍  
而陶宅之積寇霄遁則記在松江公諱燾字某號  
帶川山東滄川人辛丑進士

劉侯去思碑記

孫校

侯名存義字質卿號漢樓癸丑進士湖廣襄陽人  
其令湖也政不一也政不一不局於其政之謂也  
繼以海寇寇湖擐甲乘城奪椎號之魄保泰亨屯  
各有微權故其去雖改歲月其政與湖屹然並峙  
是故記之

重修城隍廟記

陸光祖

古稱恤民必自敬神始蓋一念虔則百事理其畏  
威守法濟人利物之心觸處斯興耳 國朝郡邑  
在在有城隍廟長貳蒞官初必肅祀舉官之貪伎  
當降罰惠愛當錫福者斤斤然對神以誓旱潦疾  
疫必禱於其所期以弭災沴迎休瑞此昭昭在令  
典有司者之當務哉我平湖由古鹽官析創于宣  
德間制興草昧廟僅棲神規制之未備者什九成  
化時邑侯李公智以乙未進士來令茲土始建殿

材購民地以闢神道規模稍啓焉萬曆戊子二尹  
儲君一敬又捐俸倡營儀門廊序而正殿卑隘歲  
久傾頽禮神惠民之典終未光顯歲壬辰邑侯商  
城黃公脚命來如故事裡薦畢諦觀咨嘆慨然以  
振興為己責第歲祲民瘁時詘舉羸越明年癸巳  
夏旱魃肆災侯步懇禱赫赫若有神應甘霖雨驟  
霍年稱大有一時士民咸頌侯之感格神之響應  
也侯稽祀典廟社有功於民者禮宜崇奉遂捐俸  
命工鳩材以倡時邑博吳君錫德力贊其議群僚

士夫黎庶靡不樂為之助而守廟道士趙了然蓋  
盡心供役焉暮月間宏址域巍棟宇撤腐萎易輪  
奐二百年之曠典聿然惟新與門廡廊序規模丕  
稱禮神之盛典於斯備矣民藉神以安敬神如此  
民其安哉是役也順人情成義典報神貺於有徵  
祈景福於無窮侯之功誠可傳也經始於癸巳年  
臘月落成於甲午年清和月計廣四丈三尺高三  
丈八尺費用三百金人力三千工

劉平湖祠記

王世貞

劉平湖者萬曆初循吏也嘗舉進士為平湖令而  
賢已入郎比部移南武選矣猶稱平湖者志績也  
記之者何平湖士民意也侯諱士瑗字允玉江西  
安福人父朝傑仕為郡別駕母曾安人生母曰錙  
孺人其來令平湖也年尚少而貌頗清羸人頗異  
之侯賦性既穎絕而又能以勤勵自警策平湖最  
為秀劇邑稅牘訟牒日以百數所上臺察監司大  
府移不可指屈其受諸移亦如之侯一覽輒不忘  
至於博采土風民俗與閭井困弊耳聽心計不測

其所從入也尤能持見自信即上官有所駁難不  
為動必得請而後已上官始雖難侯請久而竟心  
服焉以故侯益得發舒邑田災於水侯請蠲賦額  
若干明年蝨害稼侯復請改折以紓之已復發儲  
穀食饑氓皆得報可他邑有躪巨室庾而剽其穀  
者獨侯所泣晏然又明年旱侯蔬素降服徒行赤  
日中以禱雨立澍應時屢儉而驟得歲稻米頗贏  
然無所徵值侯謂漕可亟米也俾入于舟而緩責  
其折人謂其米貴先折賤則先米以是賦額足而

民不困戾亦自謂我非能為民減賦也能以時節縮之而已時賦長家名為劇而苦收解侯酌取田畝之奇以補之必使不病而後已仍著為絜令已平市司值黠猾不得低昂其價度民稍給矣乃以時按行邑庠進諸生與談說經術親為校閱文絜高下而激賞焉時文廟與學宮俱隳圯侯慨然一新之所費金逾二千而不以累民亦不大損公帑時執政者專下天下有司均田賦俾搜其伏匿吏相戒惴惴計無所出謂必溢額而後當其意又懼

貴勢有力之人見扼而不得伸且曰我姑以告成事而已戾獨不然曰上德意之謂何而忍負之且我何知執政蓋平湖自海鹽割額田可六十一萬餘實田僅四十八萬而當六十一萬田之賦其大豪駟奸又陰匿其田而飛賦于孱弱者孱弱者再出賦不足以是益重困而破家至流亡比比侯失于神召集三老正平帥區役之能者為分界植標竅石弓步鱗圩榔號聽民自寔上之三老三老上之侯躬自稽之乃盡得實田之數使均其賦額賦



無所減損而孱弱者皆安大豪駟奸亦心服不敢復有所乾沒矣當是時均田獨平湖以最稱于是侯前後侘六載始得遷邑士大夫吏民皆涕兩泣追送有至數百里外者歸相與立祠而記之且咏歌之序之及侯卒而祠之宇益新歲時伏臘蒸祀勿絕而士之賢者曰馮伯禋故太僕卿敏功猶子也奮然謂必求天下之文可以不朽侯者得世貞布幣請焉世貞義而許之侯他事行當必有葬之志銘在弗能詳昔者余臥閭里時當大相之下均

田書天下無不恨之者至其敗而目為罪狀何平湖之人更以是德劉侯也然則大相之罪云乎哉夫朱仲卿在桐鄉一畜夫耳其後宦重為九卿至且死曰死葬我桐鄉桐鄉之人愛我後果世世祀弗絕劉侯所任令德于平湖深而困無子吾不知嗣侯者之葬何如假令在平湖平湖之人又奚不桐鄉若也若伯禋者無為而為庶幾猶賢乎已



三  
身  
不  
示  
（  
夫  
三  
）

三  
三

